

# 唐代陵寺考

田有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本文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 初步论述了唐代帝陵附近修建的三座陵寺, 并探讨了其建立的时间、位置和功能等, 指出其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陵寺制度的发展演变、唐代帝陵与佛寺的关系以及推动唐代帝陵的考古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唐陵 陵寺 时间 位置 功能

所谓陵寺, 特指修建于皇帝陵园附近的寺院, 是帝陵附属建筑的一部分。一般来说, 其修建者多为后代皇帝或皇室成员, 出于一定的目的或传统习惯而为前代皇帝修建陵寺, 也有皇帝本人为其皇后修建陵寺的, 不过这种情况通常来说很少。因陵寺本身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所以陵寺的规格都比较高, 可以归属于皇家寺院之列。

最早论述陵寺的文字, 见于白文固先生《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一文。他指出: “陵寺, 就是皇帝的陵旁寺。”<sup>[1]</sup> 北宋的帝陵附近, 都修有陵寺, 分别是: “永安陵、永昌陵、永熙陵, 以上系永昌院; 永定陵系永定院; 永昭陵、永厚陵, 以上系昭孝禅院; 永裕陵、永泰陵, 以上系宁神禅院。”<sup>[2]</sup> 可以看出, 北宋时期的帝陵建寺, 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 但帝陵建寺的源头, 却可以追溯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冉万里先生认为: “中国古代帝陵建寺制度, 滥觞于南北朝, 发展于隋唐, 成熟于北宋。”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两个方面, 他对中国古代的陵寺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对唐代的陵寺亦做了相应的考证<sup>[3]</sup>。另外, 张建林先生在探讨唐代丧葬习俗中的佛教因素时, 亦对唐代的陵寺有所涉及<sup>[4]</sup>。本文即是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对唐代的陵寺做一较为全面的考证, 不妥之处, 敬请指正。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 目前所知的唐代陵寺有光业寺、瑶台寺和定陵寺。

## (一) 光业寺

光业寺位于河北省隆尧县魏庄乡王尹村北200米处的大唐帝陵陵园内, 该陵园是唐高祖李渊四代祖宣皇帝李熙建初陵和三代祖光皇帝李天锡启运陵的共茔陵园, 合称“大唐帝陵”。光业寺原位于陵东, 现已无迹可寻, 只

有名为《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的碑刻一通, 存于隆尧县博物馆<sup>[5]</sup>。光业寺并非建立最早的唐代陵寺, 但因其所属陵墓年代最早, 故先作论述。

光业寺由唐高宗李治修建于总章年间(668—670年)。据《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的碑文记载: “光业寺者, 盖开元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陵园之福田也。总章之年, 奉敕置是额, 曰‘光业’焉。”<sup>[6]</sup> 由此我们知道, 光业寺是一座典型的陵寺。“福田”二字, 即点明了修建寺院的目的是为祖先祈福。碑文又说: “寺有阿育王素像一铺, 景皇帝玉石真容一铺。铭勒如在, 故总章敕云: 为像为陵, 置寺焉。”据此, 我们可以得知, 光业寺内有阿育王和景皇帝即天赐之子的塑像各一尊。

碑文详细记载了当时及以后历次修建光业寺的经过与人员名号, 其中对光业寺的最大一次整修发生在唐玄宗时期。开元十二年(724年), 赵州刺史上柱国田再思, 象城县令宗文素率邢、赵二州之象城、任、柏仁三县士民将寺院整修扩建。当时光业寺金碧辉煌, 一派皇家气概, 进入其极盛时期。以后光业寺屡经兴废, 从明、清两代碑刻看, 重修即达七八次之多。

关于光业寺的结构布局, 因未进行详细地考古勘探, 也未发现相关的文献资料, 故不可考。经走访当地百姓可知, 此寺在1945年之前, 轮廓尚存。山门在正南, 门前有白塔一座, 寺内中轴线上有三殿, 前、中殿早废, 当时后殿尚存, 壁画精美, 佛像众多。原有铜佛一尊, 被日寇窃去。传说殿内佛座下原有地道, 通向西北, 正好与唐陵墓室成一直线。1946年土改时, 后殿大部拆除, 1958年全部拆除。“文革”中, 造像全部被砸毁埋掉, 原有的20余通碑刻小部分被破坏, 大部分被用作房基石。现在寺院遗址已成耕地, 地表一无所存<sup>[7]</sup>。

《光业寺碑》是该寺幸存的唯一一通唐代碑刻，于开元十三年（725年）六月大佛堂建成之后，立于中殿东侧（碑阳向西）。碑为青石质，首身一体，高4.37米，原来连龟座通高5.5米以上，座已毁失。碑身高3.02、宽1.4米。正面上部正中刻三行十二个行书大字“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正文40行，行80字，行书，原共有2959字。1958年光业寺被拆除后，此碑仍立原地，“文革”中，此碑被破坏为十二块。1980年隆尧县文管所成立后，辗转把其中十一块移入所内，尚有碑额左侧一块下落不明。1986年，残破的《光业寺碑》经过精心拼对、修复后，移立在隆尧县博物馆内。

光业寺的修建，推测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守陵，正如碑文中所说“剑履前湖，不无仙馆；桑梓旧国，须筑法宫”，大唐帝陵所在之地，是李家王朝的故乡，为何必须建造寺院（即法宫）呢？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此时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处在西边的关中，距离此处实在太遥远了，无法照看祖先的陵墓。于是建造寺院，且寺院里僧众甚多，兼具了陵署的功能。碑文引用麟德元年敕：“宣简公懿王陵墓，并在赵州，各宜配守卫户州人。仍令所管县令，专知检校刺史，岁别一循。”可见为陵园配置了守陵户，但似乎未设置陵署，每年由县政府组织人力巡视一次，而平时其管理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寺院的头上了。二是祭祀。皇帝或在此祭祀祖先，让僧众超度先人，护佑李唐王朝运祚绵长，这也是帝陵名“建昌”、“延光”的含义所在，即使后来改陵名为“建初”、“启运”，其中所蕴含的祈福意味也没有改变。

## （二）瑶台寺

根据游师雄《唐昭陵图》上的记录，可知唐太宗昭陵旁有多所寺院，如瑶台寺、百城寺、澄心寺、宝国寺、证圣寺、舍卫寺、升平寺、知胜寺、安乐寺、惠昭寺、香积寺、菩提寺等，我们无法区分哪些属于陵寺，哪些属于民间寺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属于昭陵的陵寺当不少于一座<sup>[8]</sup>。遗憾的是，目前所知有确切依据的陵寺只有瑶台寺，而且是由太宗生前自己下令修建的。

据《释氏稽古略》引《辨证录》记载：“辛卯（贞观）五年（631年），帝（唐太宗）为穆太后于庆善宫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瑶台寺，敕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sup>[9]</sup>这段话讲了并列的两层意思，唐太宗为其母亲和皇后各建了一座佛寺。前句是说太宗于贞观五年为其母穆太后建造了慈德寺；后句说等到在昭陵建造了瑶

台寺后，即敕法师玄琬于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那么，此处的皇后当指长孙皇后了。因长孙皇后去世于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后葬于昭陵，则瑶台寺的建造时间，当在贞观十年六月之后了。

关于瑶台寺的记载，大多与昭陵下宫联系在一起。

《旧唐书》卷一三六《崔损传》：“是岁（贞元十四年，799年），以昭陵旧宫为野火所焚，所司请修奉。‘昭陵旧宫在山上，置来岁久，曾经野火烧焚，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左侧。今属通年，欲议修置，缘供水稍远，百姓劳弊，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创，冀久远便人。又为移改旧制，恐礼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僚集议。’议者多云：‘旧宫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迁移，只于山上重造，命损为八陵修奉使。”<sup>[10]</sup>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迁移至瑶台寺左侧的“见住行宫”，虽未被确定为正式的寝宫<sup>[11]</sup>，但其选择的位置却很特别，祭祀太宗昭陵的寝宫正位于太宗为祭祀长孙皇后而下令修建的瑶台寺附近。

同样的记载亦见于《长安志》卷十六：“太宗昭陵在县西北六十里，九嵕山白鹿、长乐、瑶台三乡界古逢蒲村。下宫去陵一十八里。封内周一百二十里。”而“瑶台寺在县西北昭陵之西”。又云：“寝宫在山上，元（原）无井泉，百姓供水劳弊。后经野火，徙瑶台寺侧，置行宫。贞元十四年，欲就寺侧修复之，以移改旧制。访近臣杰议，然后葺焉。”<sup>[12]</sup>下宫是相对于位于山上的寝宫而言，下宫距陵18里，而瑶台寺位于下宫之侧，瑶台寺距陵亦当为18里左右。

《唐会要》卷二十对此事的记载较《旧唐书》为详：“贞元十四年四月诏曰：‘昭陵旧寝宫在山上，置来多年，曾经野火烧焚，摧毁略尽，其宫寻移在瑶台寺侧。今属通年，欲议修理，缘供水稍远，百姓劳敝。今欲于见住行宫处修造，以冀久远便安，又为改移旧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书门下百官，同商量可否闻奏。’……太常博士韦彤奏议曰：‘……圣旨所示，谓于瑶台寺左侧，是必于昭陵柏城之内，不在瑶台寺明矣。既不越封兆，而力役易从；俯近井泉，则膳羞愈洁。规模一定，垂之无穷。酌其便宜。诚为允当。’”<sup>[13]</sup>虽然韦彤的议论是就下宫而言，但从中也可看出，下宫位于昭陵柏城之内，瑶台寺的附近。而瑶台寺的使用时间，从贞观十年建寺，一直沿用至贞元十四年以后，时间长达150年以上，如果不是皇家供养，则此寺当早不存在了吧。

前面说过，昭陵的陵寺可能不止瑶台寺一座，这从文

献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旧唐书》卷四《高宗上》：“（永徽）六年春正月壬申朔，（高宗）亲谒昭陵。……甲戌，至自昭陵。于陵侧建佛寺。”《唐会要》卷四十八记载：“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侧置一寺，尚书右仆射褚遂良谏曰：‘关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长安而制四海，其间卫士已上，悉是陛下爪牙。陛下必欲乘衅灭辽，若不役关中人，不能济事。由此言之，理须爱惜。今者昭陵建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虽云和雇，皆是催迫发遣。豳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来赴作。遂积时月，岂其所愿。陛下昔尝语宏福寺僧云：‘我义活苍生，最为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准禅定寺，则大宏福，寺自不可大于宏福。既有东道征役，此寺亦宜渐次修营，三二年得成，亦未为迟。’”<sup>[14]</sup>上段话中，褚遂良所说新建佛寺，在制度上参照禅定寺，规模上却不可大于宏福寺，未曾提及新寺何名。褚遂良并未反对修建佛寺，只是因为当时情况下，东边正征伐高丽，希望放慢建造佛寺的速度，“渐次修营”。所以，此寺最后当已建成。

关于瑶台寺的具体位置，通过调查发现，其遗址位于今礼泉县赵镇后寨村与吴村之间的原野上，其南侧为礼泉县水产公司。在瑶台寺遗址，还曾发现天宝二年（743年）八月十五日立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以及残石刻等遗物。<sup>[15]</sup>该经幢并非为瑶台寺内之物，但经文后的“检校”者中有瑶台寺沙门惠明。2010年3月4日，笔者陪同张建林先生、礼泉县博物馆李浪涛副馆长去考察瑶台寺遗址，在其西侧约200米处的耕地内，发现许多板瓦、筒瓦、莲花瓦当、砖块、碑吻等残块，初步推断昭陵下宫可能在此处周围不远。前引《旧唐书崔损传》“其官寻移在瑶台寺左侧”，论者当从面对陵山的角度出发，则瑶台寺左侧实为其西侧，也就是说下宫应在瑶台寺的西侧，这也与我们目前的调查结果相吻合。

在瑶台寺遗址，还遗留有3个方形石座，其中一个石座的侧面，还有题字。其中一段内容是：“太子率更令袭郾国公上柱国严公弼、醴泉县尉王敬仲，元和四年春二月五日朝拜建陵。”这些发现，为寻找瑶台寺及昭陵下宫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唐代昭陵附近的瑶台寺，不但是祭祀、祈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游览怀古的地方。天宝年间做过礼泉县尉的颜真卿，曾多次踏进过瑶台寺圆寂上人院。当他秩满后迁监察御史，巡视诸陵时再次路过瑶台寺，圆寂上人已经离开

这里。大历十三年（778年）春二月，七十岁的颜真卿奉命谒拜昭陵，再次路过瑶台寺，心生感慨，遂写下《使过瑶台寺，有怀圆寂上人》一诗：“上人居此寺，不出三十年。万法元无著，一心唯趣禅。忽经尘外轸，远访区中缘。及尔不复见，支提犹岌然。”<sup>[16]</sup>又《全唐诗》第325卷收录有权德舆《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一首：“羸女乘鸾已上天，仁祠空在鼎湖边。凉风遥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田。”<sup>[17]</sup>从这些充满禅意的诗句中，流露出闲适和幽静，也反映了这座皇家寺院的冷清，它本来也不是俗世之人前来烧香拜佛的地方。

当然，在瑶台寺里，也居住着真正有才能的僧人，如在玄奘法师翻译《瑜伽师地论》时担任“笔受”的沙门道卓等。《瑜伽师地论》是佛教经典之一，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和中国法相宗的根本论书。在许敬宗所撰《瑜伽师地论新译序》中，详细介绍了其翻译的经过，指出“召诸名僧二十一人学通内外者，共译持来三藏梵本”，其中由玄奘法师将梵文译为唐语，由瑶台寺沙门道卓等担任“笔受”，即将玄奘口授的话记录下来<sup>[18]</sup>。

### （三）定陵寺

有关定陵寺的记载，除过唐代诗人卢纶的一首诗中，提到了唐中宗定陵寺的存在外，其余相关文献中尚未见到，学者亦未曾有就此展开研究者。该诗题目为《宿定陵寺（寺在陵内）》：“古塔荒台出禁墙，磬声初尽漏声长。云生紫殿幡花湿，月照青山松柏香。禅室夜闻风过竹，奠筵朝启露沾裳。谁悟威灵同寂灭，更堪砧杵发昭阳。”<sup>[19]</sup>由诗题的作者自注“寺在陵内”可以知道，定陵寺当在定陵陵域范围之内。

全诗整体上描述了一种禅意颇浓的空旷、寂寥之感。第一句“古塔荒台出禁墙”，其中“古塔”，说明定陵寺内建有佛塔，“荒台”，荒废的高台一类的建筑，“禁墙”当指定陵周围的陵墙，“出禁墙”，指佛塔上部和高台建筑的废墟高出陵墙。第二句“磬声初尽漏声长”，说明寺内常住有僧人，深夜钟磬之音停止后，滴漏声更显得放大了起来。第三句“云生紫殿幡花湿”，说明定陵寺内有佛殿名“紫云殿”，当然，很有可能是虚写，但寺内有佛殿当是可以肯定的。第四句“月照青山松柏香”，定陵陵山上栽满了松柏，夜风吹过，到处弥漫着松柏的香气。其余四句主要为虚写，暂不做分析。

这首诗对定陵寺的直接描写，虽仅几个词，但却给我们很重要的认识：

1、唐中宗定陵亦有陵寺，且直接以陵名呼之为“定陵寺”，直接以陵名而称呼寺名的，仅见此一例。

2、定陵寺内建有佛塔和高台之类的建筑。在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永固陵前的思远佛寺遗址，曾发现有佛塔和平台遗迹。佛塔位于佛寺内，而佛寺则直接修建于两层平台之上。据原发掘报告称，修建两层平台的目的一为整体抬高寺院建筑高度和取平山坡北高南低的地形走向，二为直接承载寺院建筑地基基础<sup>[20]</sup>。则定陵寺内的“荒台”，其作用或许同于思远佛寺内的平台。另在唐祖陵附近的光业寺内，亦建造有佛塔。

3、在定陵寺内，还有一些相关的建筑设施，如佛殿、佛教徒修行习静的禅室（第5号），此外，当然还应该有僧舍等。

4、定陵寺位于定陵陵域范围之内，更确切地说位于内城陵墙之内，这比位于昭陵西南方的瑶台寺更有象征意义。大多数陵寺都位于陵园或陵域范围之内，有的陵域范围非常大，如昭陵周回120里，定陵亦有陪葬墓，陵域范围也比较大，但其位于陵墙之内，就比其他的陵寺更靠近帝陵本身了。位于陵墙之内，也为我们寻找定陵寺的确切位置提供了可贵的线索。

有关定陵寺的文献记载，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有这一条。也尚未发现有关的实物资料，所以，对定陵寺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

除了以上3陵有明确的陵寺记载外，在高祖的献陵附近，还发现了与佛寺有关的遗迹。在献陵东北一公里处，发现一佛龕和一石座，由题记可知，乃为奉诏守陵的官员齐士员，为报太武皇帝与穆皇后之恩而造的石佛堂，并且刻有佛经，死后又得以陪葬献陵<sup>[21]</sup>。虽然在献陵尚未发现陵寺遗迹，但齐士员石佛堂的发现，无疑说明了唐代帝陵与佛教的密切联系。

尽管有关唐代陵寺研究的资料不多，但从现存文献出发研究唐代陵寺，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对于厘清中国古代陵寺制度的发展演变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处于陵寺滥觞期的永固陵前的思远佛寺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过发掘，成熟时期的宋代陵寺有比较详细的文献记载，且经过了相关的考古调查，其规划、布局等也较为清楚<sup>[22]</sup>，惟有处于发展期的唐代陵寺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仅有的一些资料也是语焉不详，所以，要搞清楚中国古代帝陵建寺的相关问题，则唐代陵寺的研究必不可少。

其次，对于研究唐代帝王与佛教的关系及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唐代帝王对佛教的态度，除了后期发生过武宗灭佛外，基本上持积极的支持态度，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各代帝王，对佛教倍加尊崇，大兴佛寺，开展译经活动，对佛教在唐代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恰好玄宗以前的各代帝王及帝陵，均与佛寺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高祖献陵旁的齐士员佛殿像，太宗昭陵西南的瑶台寺，高宗时期为河北祖陵修建的光业寺，中宗定陵附近的定陵寺等，无不说明唐代帝陵与佛寺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佛教在唐朝时期的发展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和渗透。

再次，对于唐代帝陵考古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以往的唐陵考古调查中，主要的任务在于搞清唐陵陵区的基本布局和遗迹、唐陵石刻的分布和保存现状、陪葬墓的分布及规律等，而忽略了对陵寺、陵署等附属建筑的关注，或关注度不够，如此则对于唐陵相关制度的研究，是不全面的。所以，在开展唐陵考古调查和勘探时，必须把陵寺、陵署等建筑都考虑全面，然后进行详细的地面勘探和遗迹确认，争取找到一两处陵寺遗址，弄清其布局结构等，把唐代陵寺制度甚而帝陵制度的考古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注释：

- [1] 白文固：《宋代的功德寺和坟寺》，《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5期。
- [2]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一，《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宣祖讳弘殷，……七月二十六日崩，葬安陵”后原注。
- [3] 冉万里：《帝陵建寺之制考略》，《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 [4] 张建林：《唐代丧葬习俗中佛教因素的考古学考察》，《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 [5] 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4期。
- [6] （唐）杨晋：《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全唐文补遗》第1辑第15页，三秦出版社，1994年。
- [7] 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4期。
- [8]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光绪辛卯孟秋思贤讲舍用灵岩山馆本重雕。
- [9] （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NO.2037。

# 新见五代《薛贻矩墓志》考

傅清音<sup>1</sup> 王亮亮<sup>2</sup> 夏楠<sup>2</sup>

(1.西安碑林博物馆, 陕西 西安 710001;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 本文从薛氏家族世系、薛贻矩历官情况、墓志中涉及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薛氏的婚姻圈、交游圈等四个方面对薛贻矩墓志稍加考证, 以期对研究薛氏一族及晚唐五代历史有所裨益。

关键词: 薛贻矩 墓志 五代

笔者新近在友人处得见一套后梁乾化二年墓志的拓片, 志主薛贻矩, 志盖长宽均为75.5×75.5厘米, 四刹顺时针阴线刻有四神图案, 周围辅饰阴线刻卷云纹, 志题3行, 行3字, 篆书“故河东薛府君墓志铭”。志石长宽均为75.5×75.5厘米, 46行, 满行46字, 正书, 有方界格。谨录并标点志文如下:

大梁故开府仪同三司守司 门下平章事弘文  
馆大学士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建昌宫事河东郡开国公  
邑一千五百户食实封一百户赠侍中薛公墓志铭并序

从叔正议大夫尚书左司侍郎上柱国赐紫金  
鱼袋廷珪撰

外兄银青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曲阜县  
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孔续书并篆盖

薛之源流, 濬发于黄帝氏。长子昌意, 生颡顼, 孙

倕, 为 舜, 生奚仲, 封于薛, 十三代孙仲虺, 相  
汤; 玄孙扈, 相太甲; 七世孙祖己, 又相武丁; 大任为  
文王之母, 伯禽乃周 公, 日出也。三代已  
降, 六十四侯国灭。至楚怀王, 赐田于沛, 复命为薛  
氏。八世孙广德, 在汉为御史大夫, 永  
嘉之乱, 各以重名, 分统所部, 是为三祖。后魏秦州刺  
史谨生五子, 雅范清规, 標映当世,

府君则薛氏之第三房也。公讳贻矩, 字熙用, 虢州  
府君之子也。曾祖胜, 皇任大理 卿, 妣陇西李氏。  
祖存诚, 皇任给事中, 累赠礼部侍郎, 妣京兆韦氏、兰  
陵萧氏, 追封越国夫人。父珽望, 皇任虢州刺史、

师, 妣河东裴氏, 追封晋国夫人。若夫七相五公, 朱  
轮畅轂。灵源庆绪, 玉映兰薰。照耀人伦, 锵洋肉谱。

[10] (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年。

[11] “寝宫”又有“寝殿”之称。如《旧唐书》卷三十《德宗  
下》:“(贞元十四年)夏四月乙丑,以左谏议大夫、  
平章事崔损为修奉八陵使。先是昭陵寝殿为火所  
焚……”。

[12] (宋)宋敏求撰:《长安志》,光绪辛卯孟秋思贤讲舍用  
灵岩山馆本重雕。

[13]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4] (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5] 张沛编著:《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

[16] (唐)颜真卿:《使过瑶台寺,有怀圆寂上人并序》,  
《全唐诗》第152卷,第3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17] (唐)权德舆:《八月十五日夜瑶台寺对月绝句》,

《全唐诗》第325卷,第8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

[18] (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30册NO.1579。

[19] (唐)卢纶:《宿定陵寺(寺在陵内)》,《全唐诗》  
第280卷,第7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0]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  
告》,《文物》2007年4期。

[21] 张总:《初唐阎罗图像及刻经——以〈齐士员献陵造像  
碑〉拓本为中心》,《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年。

[2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第六章“北宋皇  
陵寺院”,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